

生活札记

城市的悦声

□程学武

小城的悦声,最初是从早上的鸟鸣开始的。这些早起的家伙,大约在凌晨四五点钟就陆续开唱了。它们是黄莺、喜鹊,还是其他什么鸟?我不知道。反正是清脆悦耳,有旖旎的小调,也有大嗓门的合奏。歌声更像是一场演唱会,等真的睁开眼,耳畔唯有麻雀的叽喳声。而阳光,尤其是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幔安谧地印在墙上,仿佛褪了色的抽象水墨画。

我住的地方,是城市的最中心。作为一个生于农村,且已经在城里生活了近40年的乡下人,每天一睁眼,我都竖起耳朵,仔细聆听。我不想说满街的汽车,像怪异的甲虫一样,穿行于林荫底下,在城市的绿色血管里蠕动,以及此起彼伏的各种机器声音。

我想说的是来自底层的声音,譬如城中村。它们犹如城市不规则的胎记,藏在某个不易察觉的部位,这些房子大都是二层或者三层,屋檐黑魆魆,院前屋后住满了人,通常是柿子或石榴。每天天不亮,这里便有早起的声音,他们是城市最勤劳的一群人,有人骑着三轮车,装满菜,突突地赶往菜市场;有人架起锅灶,在十字路口或某个小门面摆开,红红的火苗,吱吱作响。热气腾腾的豆浆和油条,以及萦绕在城市的烟火气,便在他们的忙碌中组成最温暖的小城生活画卷。与他们相伴的,是天空中传来的另外一种声音,抬头一看,一群鸽子拖着尖利的哨响,一会

东,一会西,在小城的上空表演着杂技。

而朝阳初升的公园,是小城人热爱生活的缩影。每天天一亮,琴声、鼓声、唱歌声如约而至,此起彼伏,扩散开来。跑步的、遛狗的、打太极的、打羽毛球的,形形色色,三五成群,四六伙,享受着清晨的清凉与快乐。年纪大点的男男女女跳累了,便三三两两地坐下休息,凑在一起谈天说地,天南地北地侃。侃到开心处,时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惹得散步路过的行人驻足观看,好不热闹。锻炼完,就去附近的菜市场转一转。说是菜市场,其实就是路边集市。在那里,人声有些嘈杂。能买到顶着黄色花朵的大倭瓜、五香味的干豆腐、河里捞来的肥河蚌、田里逮来的泥鳅,以及你在超市里绝对见不到的乡野食材。摊主通常是白胡子老头或豁牙老太,他们声音不高,但笑眯眯地匀着秤,会主动给你抹掉零头。他们都会用微信或支付宝收款。

印象最深的还是这片楼房内发出的各种声音,谁来了,谁走了,谁家最勤劳,谁和谁又开始吵架了,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发出声音,演绎着普通人的生活,简单又复杂。到了双休日,尤其是临近中午,小区内家家户户敞窗,忽然大切菜的砧板声以及煎炒烹炸声,交替进行,一瞬间,小城的烟火气息闪烁着,美妙着。偶尔有收废品以及铲刀磨剪子的声音,在楼群之间回响着,音色洪亮。

没事的下午,走进书店,这是另外一种声音。与街上喧闹而吵嚷的声音不同,轻微悦耳,不易觉察。随手拿起一册书,倚靠着书架,细细的翻书声,让一下午的时光都美好而有味道。此时,不用张望,不用环顾,不用沉吟,心如止水,不急不躁。读累了,来到书店旁边的理发店理个发。店里只有师傅一人,负责洗剪吹烫。而店里永远都是“斯拉斯拉”理发剪的声音。他不仅手艺好,价格低廉,也是个对世事极为通透的“哲学家”,我们聊着身边性情迥异的人、听闻的事,以及那些处在迷雾中的国际风云,常常开怀大笑。

到了晚上,最好的去处便是河畔了。那条叫作南湖的内城河,流淌了不知多少年,河边蔓生着花草,水里闲游着水鸟,我按时欣赏它的晨景和夜景。在河边散步,会遇到很多熟人,除了脚步声外,还有晚风轻轻轻地拍打着河水的心声,时而重时而轻,仿佛女子吐气如兰般。尤其夏天的晚上,水声、脚步声以及交谈声,都带着清凉。

如果夜里下起小雨。雨的声音,则是城市的另外一种催眠曲,她与乡村不一样。乡村是那种檐雨,慢而有节奏;城市的夜雨,滴滴答答的声音,虽然有落寞感,但始终敲打着心灵,让人永远怀揣梦想并热爱着小城!

阡陌流年

七月,暑气把院子蒸得发亮,茉莉却在此时开了。白朵藏在浓绿里,像谁把碎月撒进叶间,风一过,香气先漫出来,再慢慢渗进窗棂、书页、发梢。那味道不甜不烈,只带着一点凉,像井水淋过的瓷盏,触手便静。

江南旧宅,多半有它。粉墙黛瓦间,一枝探出,整条巷子便活泛了。早年间,卖花人挑担穿巷,一吆喝,姑娘、媳妇、老太太都掀帘出来,买三两朵,有的簪鬓,有的夹书。花小,却压得住闷热,也压得住浮尘。

宋人杨万里说它“娇羞不肯入盘盂”,的确如此。供在案头,它局促;任其长在枝头,它倒自在。风来,它点头;月照,它吐香;无人看,它也开。这份不讨好,让它有了“骨头”。

外婆叫它“玉玲珑”。傍晚,她端着搪瓷盆,踮脚掐花,只取半开,说全开就老了。第二天清晨,我书包里便多了一方手帕,里面裹着三五朵,走一路,香一路。那时只道是好玩,如今才知,她把清风递给我,也把“做人要干净”的叮嘱藏给我。

文人爱它。白居易折两枝,叹“不似人间有”;李渔干脆拿它熏茶,说茶味被它一提,竟带出山泉气。他们爱的,是那一股不肯随流俗的静气。任窗外车马喧阗,它只管开自己的,像深山里读书的小童,听见雷声,也只翻过一页。

它的花期短,一朵只开三两日,可它不急,谢了,新的骨朵又接上。像老匠人做活,不紧不慢,日日有交代。于是整个七月,院子始终浮着一层薄香,像给暑天披了纱,再毒的日头也被它滤得柔和。

旧时女子簪花,茉莉最相宜。乌发间一点白,走路时,香便在后颈若有若无。自己闻不到,旁人却忍不住回头。那一点小心思,比胭脂更久长。如今街市也有卖,用细铁丝串成镯子,买一串,香一个黄昏。次日清晨,花瓣发黄,香气却留在腕上,像不肯散场的戏。

茉莉的香,是熬出来的。烈日越毒,它越清醒;人声越杂,它越安静。它不借颜色取胜,白得几乎寡淡,却用气味说话——不是命令,只是告知:我在这里,不吵,也不走。

我想,人若像茉莉,便不怕酷暑,也不怕寂寞。不必艳压群芳,只需在自己的枝头,把日子过成一缕清香。有人来,欢迎;无人来,也照常开放。等秋风一起,花谢了,香仍留在衣袖、书页、茶汤里,像一句旧话,偶尔想起,心头一软。

于是,在每个被蝉声烤得发白的午后,我总爱出院中站一站。看它不言不语,却将盛夏的喧嚣一层层削薄;看它不卑不亢,却把最澄澈的凉意交给人间。那一刻,我明白:所谓风骨,不过是肯在最热的时候,守住最干净的香。来年七月,茉莉还会开。风一起,香气便替我回答——我在这里,清清凉凉,与岁月两不相欠。

茉莉

□袁家莉



大味必淡 王渐鸣 画

烟火清欢

酸豆角

□王晓燕

小时候的夏天清晨,我拎着篮子去菜园摘豇豆。几乎一夜间,豇豆挂满竹架。细的腌咸菜,粗点的红烧,老豇豆在饭锅里干蒸,小孩把它套在脖子上,一粒一粒抠豆子吃。早上两碗干饭,一碗稀粥,就着一根酸豆角,我能呼呼地吃完。

岁月流转,又到夏季,母亲从菜市场买回好几斤细细长长的嫩豇豆。我跟母亲打趣道:“这回能成功吗?”母亲答道:“总要多试试。”

母亲不擅长腌小菜,她的说辞是自己的手不行,“有人腌菜鲜,有人腌菜烂”。她认为是自己手心多汗,导致每次腌的菜都无端发霉烂掉。父亲在世的时候,腌菜的活都是他包圆。冬天腌雪里蕻,需在冷水里一棵棵洗净菜叶,一棵棵切碎,撒盐揉搓,封入瓷坛。雪里蕻烫锅子,极鲜美。母亲一面佩服父亲的腌菜手艺,一面享受甩手掌柜的悠闲。

吃不到父亲的腌菜了,母亲就只好自己学着做。但不知为何,母亲无论腌什么菜都酸苦,无法下咽。可能她腌菜的时候心里酸苦,心里酸苦的人是做不出好菜的。但母亲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她照着手机上的教学视频一步步学做,严格按照食材的配方

比例,像小学生一样认真,终于做成了一道韩国泡菜。泡菜脆嫩,酸甜可口,红白萝卜颜色也好看,我们觉得比外面卖的都好吃。母亲很高兴,她说自己戴了一次性手套,很卫生,腌菜罐子也是高温消毒,没有一点生水,所以才取得了成功。

这回腌豇豆,母亲用的是老法子。豇豆用细盐抹匀,加入适量盐水,密封即可。青绿的豆角在盐水里慢慢浸黄,变色后就能吃了。上次放盐过多,豆角过咸,这次她放盐很谨慎。我很期待地捞出一根,直接咬了一口,“妈耶,酸倒大牙!”很明显,盐又放少了。母亲很沮丧,难道又要倒掉这一坛子腌菜?突然她灵机一动,从冰箱里翻出一盒干虾米,把咸豆角切成碎了,拌入虾米、姜丝,用香油爆炒。一盘咸豆角金黄油亮,酸豆角不那么酸了,竟然变得爽脆微酸,很刺激食欲。正好我感冒后没有胃口,嚼一粒酸豆角,喝一口米汤,出一身热汗,通体清爽。

母亲终于复制出了父亲做的咸菜味道。我家的餐桌上时常有这样一碟酸豆角,它让我觉得,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有些滋味,不曾改变。

诗韵潮声

我多想再穿一次军装

□江祖耀

我多想再穿一次军装
那是青春铸就的荣光
军装守护着星辰梦想
风纪扣紧系钢铁信仰
肩章担负起山河重量

我多想再穿一次军装
背起拉练那沉重的行囊
军靴丈量着大地的宽广
战友们围坐在坦克旁
炮塔上琴声悠扬

我多想再穿一次军装
篝火舔着思乡的虎鹿
灰烬画出家鄉的模样
钢枪划破夜幕迷茫
军营的星光融进梦想
新声起伏 把思念捻长

我多想再穿一次军装
饭前高歌“团结就是力量”
炊事班的锅碗瓢勺交响伴唱
萝卜烧肉 八菜一汤
狼吞虎咽 顿顿精光
青春的味蕾 能把艰苦嚼成香

我多想再穿一次军装
班务会上热烈非常
老兵交流训练经验
新兵汇报收获感想
你一言 我一语
火热的心 真诚又坦荡

我多想再穿一次军装
脸盆架奏响生活乐章
毛巾牙刷队列摆放
被子大衣叠成豆腐块模样
直线方块诠释刚强
棱角线挺起坚硬脊梁

我多想再穿一次军装
走进射击场 豪情满腔
卧倒瞄准 扣动扳机
弹道弧光 优美漂亮
靶心开花 笑脸绽放
凯歌在枪口上飞扬

我多想再穿一次军装
听那装甲车的狂歌交响
轰隆隆砰砰咣
哒哒哒咚咚咚
机枪高射 谱写蓝天诗行
炮口俯仰 衔来旭日夕阳

我多想再穿一次军装
让岁月重燃激昂
再唱一曲军歌
浑身充满力量
再行一个军礼
看军旗高高飘扬

五绝三首

□陈国斌

夏

荷塘绿影长,碧水煮骄阳。
紫燕窃私语,何时纳沁凉?

雨

久居甘露台,忽报早成灾。
田野帘飞瀑,英雄迟晚来。

风

遥闻赤热来,奉命下瑶台。
驾雾清凉送,婆婆笑乐腮。

